

《過年前的禮拜三晚上》

人物：

爸（阿文）：約五十歲，保險業務。

媽：約五十歲，家庭主婦。

弟：二十四歲，家中獨子，研究生。

舅媽：約五十歲。

場景說明：

背景為台灣中南部鄉村的家庭。

舞臺劃分成三區，由左至右分別為廚房、客廳、弟房間。

廚房內有餐桌、時鐘、瓦斯流理台等常見物品，另有一支電話，一個大儲水箱。

客廳內有沙發桌椅組、電視、一組辦公桌椅、一支電話、另有一架陳舊的直立式鋼琴。客廳牆上掛著一本日曆。

弟房間有床頭櫃、床、電腦桌、衣櫃、書櫃，書櫃旁有個舊行李箱。床頭櫃上整齊放著一排鋼彈模型，模型與房間內凌亂的書籍和衣物相較之下異常整潔。

（客廳與廚房燈亮。）

（爸入客廳，將公事包丟在沙發椅上。弟坐在客廳的旋轉椅上滑手機。媽正煮晚餐。）

爸：又玩手機？

（弟抬頭看一眼，回到手機中）

爸：不會叫喔。

弟：爸。

媽：（走到客廳）回來了喔，去洗手，準備吃飯。

（爸坐下，開電視，電視正播著空難新聞。）

爸：整天都報這個，連屍體都照出來，沒意思。

媽：對阿，我都不看新聞，我都看韓劇，看韓國人在那裡罵來罵去，韓國的婆婆對媳婦在是喔……。

爸：（搶）沒用的人才在看韓劇。

（媽走回廚房。弟轉動旋轉椅背對爸。）

媽：（喃喃）不然我整天在家做什麼？看個韓劇都不行……。

（沉默。電視新聞播報聲持續響著。）

爸：（對弟）你今天有出去嗎？

弟：沒有。

爸：那你整天在做什麼？

(沉默。)

爸：(自言自語)都玩手機就對了。

(沉默。)

爸：什麼時候開學？

弟：二月二十五。

爸：幾號上臺北？

弟：過完年。

爸：過完年的幾號？

(弟咕噓幾聲。媽打開抽油煙機炒菜，抽油煙機發出巨大聲響。)

爸：(大聲)幾號？

弟：再看看。

(沉默，抽油煙機仍哄哄響，爸將電視機的聲音調至最大。)

媽：(喊)吃飯了喔！

弟：(迅速起身)吃飯了。

(弟走向廚房迅速坐下、爸留在客廳。媽持續炒菜，電視聲與抽油煙機聲吵雜成一片。)

弟：(大聲)今天有什麼菜？好香！

媽：我再炒個高麗菜，馬上好。叫你爸差不多要來吃飯了。

弟：蛤？什麼？

媽：叫你爸吃飯！

(弟沉默。)

媽：(喊)阿文啊，吃飯！

(爸不回應。媽關掉瓦斯爐和抽油煙機，走到客廳。)

媽：吃飯了！

(爸不回應，媽回廚房將菜裝盤。)

媽：(對弟)你先吃。

弟：喔。(拿起筷子夾菜)

媽：啊怎麼只吃菜不吃飯？

弟：好啦。(起身盛飯)

媽：來，好了，蔬菜多吃一點。(喊)阿文！吃飯了啦！

弟：(不耐煩，喊)爸！吃飯了啦！

(爸將電視關掉。弟嘆一口氣，站起來走向客廳。)

弟：爸，吃飯。

爸：嗯。(起身走到廚房坐下)

(媽正在用力的刷鍋子。)

弟：媽你不吃喔？

媽：等一下，趁鍋子還熱趕快洗一洗。

弟：先吃啊，吃飽再洗。

媽：我先洗鍋子。

（沉默。）

（弟幫爸盛飯，端給爸，爸不接。）

爸：盛飯。

（弟舉著碗一愣，將飯倒回飯鍋裡，重重將碗放下、拿起自己的碗筷吃飯。媽見狀，
停下手邊工作、洗手、替爸盛一碗飯、遞給爸，再回到水槽前刷鍋子。）

（爸夾起一塊肉放入嘴裡，咬到骨頭，將骨噴吐出來，口水噴得滿桌都是。）

弟：嘖！

爸：怎麼樣？

弟：（放下碗筷）我吃飽了。

媽：才兩口就飽了？湯有沒有喝？今天是虱目魚湯，魚是我早上到菜市場挑的，那兩條都還會跳的，很新鮮捏，你喝一點。

弟：會跳的魚都是加雙氧水的，有毒，新聞有說。

媽：我去的那攤不會啦，老闆很老實。

弟：你怎麼知道？也有人說味全很老實啊。

媽：不一樣啦。

爸：現在外面沒什麼老實的，老實就不用賺錢了！

（沉默。）

弟：我喝一點。（站起來舀湯，坐下喝湯）

媽：多喝一點。

（沉默。）

（媽將鍋子和鍋鏟洗好，把鍋子扣過來，晾在洗手槽旁。）

弟：媽你鍋子不要這樣放，洗手臺半夜會有蟑螂，你洗好就放烘碗機。

媽：可是這個鍋子那麼濕，要烘乾要花很多電費，我晚一點放進去，先給它在這裡晾乾一下。

弟：你晚一點要看韓劇，看完就忘記了。

媽：不會啦。

爸：什麼不會，跟你講過多少次，廚房蟑螂那麼多。

媽：啊你不是說家裡電費太貴？

爸：烘碗機哪用得了多少電費？當初花多少錢裝的？就用啊！

媽：好啦、好啦！放就放。

（媽將鍋子硬塞到烘碗機裡、卻放不下，調整半天，把一些碗盤拿出來、把鍋子塞進去，又把剛拿出來的碗盤塞回，硬關上烘碗機，走到餐桌旁坐下，盛飯吃。）

媽：等今天晚上的碗洗好，再開下去給它烘。

弟：我喝完湯了！（把碗一放，離開餐桌）

媽：蔬菜啊，多吃一點，吃完，那個不能放過夜。

弟：吃不下了。

爸：男生吃這一點哪裡夠？

媽：算了啦，吃不下不要勉強。

爸：（對媽）你不要這樣寵他！（對弟）吃飽就這樣走掉喔？碗要留給你媽洗嗎？
（弟折回，拿起碗走到洗手槽，洗碗筷，洗完碗用力甩水。）

媽：不要這樣甩，甩到滿地都是水，這樣人家走過去很容易滑倒捏。

弟：喔。（把碗筷晾在洗手槽旁，離開）

爸：不是說要放到烘碗機？

弟：（折返，打開烘碗機想放碗，塞半天，終於決定把剛剛的碗盤和鍋子拿出又重新放入，但烘碗機怎麼都無法順利關上。）根本就放不下！這個烘碗機都那麼舊，買一個新的就好了，現在大的一個一萬多塊而已！而且也比較省電。

爸：一萬多快塊也是錢，你以為我賺錢很容易喔？

弟：就已經放不下了啊。

媽：所以我才放外面。

弟：外面蟑螂那麼多。

媽：那我有什麼辦法？

弟：就買一個新的烘碗機嘛，一萬多塊而已。

爸：那你的筆電不要買，錢來買烘碗機還有剩。

弟：這樣我很不方便耶！我們上課的時候上網查資料才跟得上，現在哪個研究生沒有筆電？

爸：你不是有手機？手機不能上網嗎？每個月花一千多塊給你辦吃到飽，錢都繳了你就盡量用啊！

弟：不一樣啦，手機和筆電哪裡能比？連學妹都在問我怎麼不帶電腦來上課？丟臉死了。

爸：學生窮一點有什麼關係？你就直接說你沒有筆電不就好了？有什麼好丟臉的？

弟：你們沒有讀過研究所，不知道啦！

（沉默。）

媽：我今天去菜市場，遇到秀瓊，她在那裡賣高麗菜。

爸：誰啊？

媽：就阿強她老婆，那個阿強，住在國小旁邊，賣肉圓那個。我聽說，秀瓊之前在公所當約聘，可能選舉完鄉長換人，原本約聘都換掉了捏。（對爸）嚟，你跟那個姓劉的代表不是國中同學？要不然你問問看，聽說圖書館要兩個臨時人員，不然我去試試看？

爸：啊！我不熟啦！

媽：他前兩個月不是才來我們家坐？哪裡不熟？

爸：那時候要選舉他當然到處坐，現在人家選上了，不會理我們啦！

媽：你就打電話去問問看嘛！有什麼關係？反正現在弟弟都這麼大了，我平常在家裡也沒有事做，去外面賺一點錢也好。

弟：媽，你以為圖書館那個很好做喔？那個要搬書你知不知道？書很重耶！而且現在圖書館都已經電腦化了，什麼都要電腦，你又不會打字。

媽：我可以學啊，我結婚以前當過工廠會計，電腦剛出來的時候我也有去受訓，要不是因為你出生要人照顧，我現在喔，說不定已經是主管了捏。

爸：你那個都已經二十幾年前，都不一樣了啦。不要想那麼多，你就把家裡顧好就好，家裡蟑螂那麼多，也不掃乾淨一點。

媽：（氣）家裡蟑螂多又怪我喔？隔壁賣便當的，蟑螂多我有什麼辦法？啊你們兩個習慣那麼差，吃個餅乾掉滿地也不會掃一掃，飲料弄倒也不擦，蟑螂當然多啊！嫌蟑螂多習慣又不改，只會在那邊跟我嫌東嫌西！要買烘碗機又沒錢，好嘛！那我自己去賺嘛！我都已經顧家顧幾年了？你們都可以出去，為什麼我就要負責待在家裡？奇怪捏！

（沉默。）

弟：就怕你辛苦嘛。烘碗機不要買啦，炒菜之前用水沖一下鍋子就好了。

（沉默。爸停筷、將碗遞給媽。媽停下碗筷，接過爸的碗。）

爸：喝湯。

媽：（對爸）你也吃飽了喔？高麗菜多吃一點啦，這個我今天跟秀瓊買的，說梨山來的，很貴捏，一顆一百多，要不是被她看到、不好意思，我才不會花這麼多前買一顆高麗菜。

爸：我吃飽了，喝一點湯就好。

媽：你吃飽了喔，那……弟弟，你吃。（盛湯、遞碗給爸。）

弟：不要，我吃不下了，你剛才說不要勉強。

媽：你們都不要吃，我吃好不好？（夾起高麗菜往嘴裡大口塞）我炒那麼好吃，還有炒培根，你們兩個喔！

（沉默。）

媽：阿強的兒子好像跟我們弟弟是國小同學。

弟：是嗎？我不記得。

爸：才幾年就不記得？

弟：十幾年前的事我哪記得？

爸：一起相處那麼久會不記得？

媽：有啦！你們國小不是同班嗎？那個叫鄭……鄭乃……鄭乃什麼的。

弟：（小聲）鄭乃仁。

爸：對啦，鄭乃仁，你記得不是嗎？

弟：我剛剛想起來。

爸：他本來就記得，假鬼假怪！

媽：想起來就好了啦。

（弟瞪著爸。媽見狀撫著弟的手臂安撫。）

媽：好啦、好啦，那個鄭乃仁，上次聽不知道誰說，他退伍準備一年就考上高考，現在在台南市政府上班。

爸：嗯。

媽：阿強好命啦！不過兒子都在上班了捏，啊秀瓊怎麼還在賣菜賺錢？可能兒子賺的錢也都自己享受，沒有拿回家，唉，都養這麼大了，可憐。

爸：他們不是還有一個女兒？養女兒也花錢。

媽：喔！那個女兒讀音樂系的，彈鋼琴，一年就要花掉不知道幾十萬捏，聽說喔，阿強本來只做肉圓，後來又去弄一個什麼行動咖啡站，就是因為那個女兒啦。賺的錢都不夠給她花，以後嫁出去還不是別人的？最不划算的就是養女兒，養兒子還會說回來跟你看一下，孫子也跟你的姓，女兒喔，最沒用。現在的女生多花錢你知道嗎？我看那個娛樂新聞，那個韓劇裡面的衣服，一件隨便都要好幾千捏！我想說那這樣誰會買？啊走出去，年輕一點的都穿那種衣服！女生是能賺多少錢？都拿去買衣服就好了，最後還不是要跟家裡要？還有那個化妝品和保養品啦，我看韓劇裡面那個……。

爸：不要一直講韓劇！韓劇最沒用！韓國人很糟糕，不要看什麼韓劇，無聊！

（沉默。）

媽：就打發時間咩。

（沉默。）

爸：要打發時間，蟑螂那麼多，也不把家裡掃乾淨一點。

（沉默。）

弟：我去彈鋼琴。

（弟轉身走向客廳的鋼琴，打開琴蓋、拉出鋼琴椅，拿起一本放在鋼琴上的流行鋼琴譜，開始彈奏電影《海角七號》主題曲〈無樂不作〉琴簡易版，彈得破破爛爛、出錯頻頻。）

媽：好險當初有讓他學鋼琴，要不然，像我們這種，連豆芽菜都看不懂，人家說什麼貝多芬、莫札特，我們都聽不懂。唉，要不是隔壁的一直嫌說很吵，說不定我們弟弟晚上練鋼琴，現在啊，說不定都已經是鋼琴老師等級了捏。

爸：你在說笑嗎？以前叫他練鋼琴，比早上叫他起床還累，我看買鋼琴那十幾萬也是白花，還有上課的錢。都你啦，說要給他學，後來又說怕他太辛苦不要學了，浪費！

媽：你還說我？自己聽到鋼琴老師說每天要練四個小時才考得上音樂班，馬上就叫他不用再去上課了不是？

爸：不然哩？弟弟繼續學下去，隔壁的不到法院告我們才怪！

（爸媽沉默。弟零零落落的琴聲持續著。）

媽：（壓低聲音）今天有收到弟弟的註冊單。

爸：喔，多少？

媽：註冊費兩萬五，弟弟說開學選完課還要繳學分費，大概還要再兩萬，加上弟弟的筆電，他是說兩萬五左右。

爸：所以總共四萬五加兩萬五……，七萬。

（沉默。）

媽：國立的還好啦，聽說如果念私立的研究所，一學期光學費都要五六萬捏。

爸：嗯。（頓）我等一下出去提錢，你明天去繳。

媽：好。今年過年包給爸媽多少？

爸：跟去年一樣，兩萬吧！要問一下大哥。

媽：說到你大哥，他去年他臨時買那個泡腳機器，害我們多花好幾千，結果我看爸媽也用兩個月而已，剩下的時間都放在倉庫堆灰塵。

爸：泡腳機本來就是冬天在用的，臺灣那麼熱！他要都買來了，總不能說不能算我們的份，不然怎麼辦？

媽：你要去跟他講好，哪有這樣臨時買回來的？

爸：唉，好啦，我再看看。那你勒？你那邊今年要包多少？

媽：我這邊喔……（陪笑）就是……小妹服裝店剛結束，說……是虧不少啦，最近……最近手頭比較緊，今年紅包……有點沒辦法，我大姊就說，要不然我們幾姊妹幫……幫她一下……。

爸：又幫她？你小妹已經四十幾歲的人，怎麼每兩年就倒一間店？已經是第幾間了？

媽：你也不是不知道那個妹夫，就滿腦子只想當老闆，講也講不聽。

爸：他就是沒有老闆命啊！那麼老實的人，怎麼當老闆？（頓）包多少？給你爸媽的。

媽：一萬二。一萬是我們自己的，兩千幫小妹。

爸：好吧，等一下我跟弟弟的註冊費一起給你，你明天記得去繳。繳錢去郵局，不要去 seven，seven 還要收手續費。

媽：我知道。噯，你今年年終怎麼樣？領幾個月？哪時候下來？

爸：嘖，這兩天經理才在說，今年營收沒有達到目標，也不知道……。

（鋼琴聲停，爸住嘴。）

媽：（喊）怎麼不彈了？再彈啊！很好聽捏！

弟：我不想彈了，我想看電視。

媽：再彈一下啦！彈給媽媽聽。我要聽《綠島小夜曲》，不然《恰似你的溫柔》。

弟：不要，那個都老歌。

媽：拜託你啦！再彈一下啦！

弟：等一下隔壁又打來說太吵，不要，我要看電視。

（弟坐上沙發，打開電視，仍播著空難新聞。）

媽：還有弟弟的住宿費，也是開學前要繳。

爸：多少？

媽：一萬三。

（沉默。）

媽：在臺北，這樣很便宜了啦，平均下來一個月才四千多而已。弟弟說他有同學不想住宿的，去外面租房，一個月都一兩萬塊捏。

爸：那麼貴喔？現在的學生真好命。

媽：弟弟也算乖，知道要住宿。我們上次去幫他搬東西，你看，那個宿舍那麼爛、床那麼短，弟弟長那麼高，都忍耐下來。

爸：年輕人吃一點苦也好。所以我再給你一萬三，那是多少？

媽：就兩萬五、加兩萬、加兩萬五、加兩萬、加一萬二、加一萬三，還有，我這兩天可能要去買一些年貨，加起來差不多也要十三、十四萬。

爸：這麼多？你還要買什麼？

媽：哪會多？你看嘛，弟弟的註冊費兩萬五、加兩萬學分費，就已經要四萬五了不是嗎？然後筆電要兩萬五啊，再加你爸媽紅包兩萬、我這邊的紅包一萬二，還有弟弟住宿費一萬二……。

爸：弟弟的學分費先不要算，那個可以晚一點，過年以後再說。

媽：那這樣……那這樣是多少？好，等一下喔，我先……我先寫下來好了。（喊）弟弟啊！幫我拿紙筆和計算機過來！

弟：（喊）喔。

（沉默。）

媽：弟弟啊！

弟：好啦！（喃喃）不會自己去拿喔！

（弟起身撕下一張日曆紙、從書桌上的筆筒裡抽出筆來試寫，連試好幾支。）

弟：（喃喃）斷水也不丟掉！

（弟找到一支能寫的筆，又把斷水的筆全部都塞回筆筒中；翻箱倒櫃終於找到計算機。接著拿著紙、筆、計算機到廚房遞給媽，媽放下碗筷，接過紙筆。）

媽：（諂媚）謝謝你。

（弟不回應，不耐煩的回到客廳看電視。）

媽：（寫）來，弟弟的註冊費、兩萬五，（按計算機）兩萬五加，加多少？喔，筆電，兩萬五，加你爸媽的紅包兩萬，我這邊，一萬二，現在是八萬二，八萬二再加上弟弟的住宿費一萬三，整個學期的，加上現在這樣是九萬五，還有給弟弟的紅包，今年要給多少？

爸：你覺得呢？去年多少？

媽：你問我？不然不要給，我聽秀瓊說，他們那個，叫什麼名字的？

爸：誰？

媽：就弟弟的國小同學啊。（喊）弟弟啊！你那個國小同學，叫什麼名字？

弟：（喊）誰？

媽：（喊）秀瓊那個兒子，叫鄭什麼？

弟：（喊）鄭乃仁！

媽：（對爸）對啦，鄭乃仁……。

弟：（喊）鄭乃仁怎麼樣？

媽：（喊）沒有啦！沒事，你看電視。

弟：（喃喃）無聊。

媽：（對爸）今天遇到秀瓊說，她說喔，那個鄭乃仁去年就開始包給她，我們弟弟跟他同年，還在跟我們領。還是我們今年開始也不要包給弟弟？

爸：也好，那你去跟他說。

媽：又要我去跟他說，你真的……算了。去年給兩千，今年也給兩千好了。

爸：是你自己說要的喔，好吧。那九萬五加兩千，這樣九萬七而已，你剛剛還說要十三萬多少。

媽：再加上那個什麼學分費兩萬，不就要十二萬？過年買一點東西，一兩萬也要吧！還要送禮、還不知道有哪些人過年會來我們家？有小孩的包個八百一千也要吧！以前弟弟小時候也領過人家的紅包捏！

爸：嗯。

（沉默。）

爸：也不知道年終什麼時候會發，也不知道會發多少，最近金融保險的股票都一直掉，今天掉一架飛機下來，他們保險是簽我們公司的，不知道要賠多少。

（沉默。）

媽：要不然你打電話給代表，問說圖書館那個。就說，我過年前就可以去上班。

（頓）還好啦，我們房子是自己的，貸款只剩一點，弟弟都已經唸研究所，我去做兩年，我平常打掃連櫃子、書桌都在搬了，幾本書而已。

爸：（頓）我打電話問問看。

（爸放下碗筷，拿起廚房電話機話筒，撥號。）

弟：（喊）媽！媽！

媽：（喊）怎麼樣？

弟：媽你快來看！

媽：看什麼啦？（起身走到客廳）

弟：不是啦，你等一下，右邊的跑馬燈。（頓）有了有了！你看名單，那個不是阿華阿姨嗎？

媽：唉喔！真的是捏！廖錦華，連字都一樣捏！這是什麼？死者名單喔？不可能，阿華阿姨怎麼可能坐那個飛金門的飛機？同名同姓而已啦！

弟：是嗎？

媽：對啦，看你這樣，要不然我打電話問。

（媽拿起放在客廳的話筒，爸與代表的對話播放出。）

爸：（電話中）是是是！就是那個圖書館，聽說有在找人，我老婆想試試看……。

（媽掛上話筒。）

媽：你爸在講電話，我等一下打。不會啦，同名同姓而已。我先去收廚房。（喃喃、憂心忡忡）應該不會啦，不會吧？阿華怎麼會沒事到金門去？不會啦！

（媽走入廚房，爸仍在講電話。媽不安的走來走去。）

媽：你是講完沒啊？

（爸對媽比「噓」，繼續講電話。）

媽：（喃喃）不會啦。去金門幹什麼？金門冬天冷得要命，要去玩也不是這個時候……。

爸：（對電話）好，那我知道了，小劉，謝謝你啊！啊不對，現在要叫你代表，劉代表，謝謝你，別這麼說、別這麼說，應該的，沒有，就是小孩都大了，女人家，出

去工作，見見市面也好。不會，當然，是，那先這樣，再見。（掛上電話、對媽）
你是怎樣啦？

媽：講半天！等一下再跟你說，我要用電話。

（媽拿起廚房話筒撥號。爸拿起碗喝湯。）

媽：媽，我阿純啦！對啦！我有看到新聞，有看到阿華的名字……（鬆一口氣）喔！
我就說不是嘛！有兩個人打電話去問了喔？哈哈！沒有啦，想說看到還是問一下
啦。好啦。會啦、會啦，我們過年一定會回去……初二一早就回去，沒問題，中午
就在你們那邊吃。好、好、好，啊那個……爸感冒有沒有比較好？有喔？有就好
了，不用啦，我不用跟他講，不用、不用、（大怒）不要！我才不要跟爸講電話！
我們沒什麼好講的！（嘔氣、小聲）好啦，嗯，自己照顧好，嗯。

（媽掛話筒，坐下，深呼吸。）

爸：怎樣？

媽：弟弟在死者名單看到阿華的名字，嚇死我了。

爸：哪有可能，想也知道，阿華怎麼會坐飛機到金門？

媽：對啊，哪有可能？

（沉默。）

媽：跟代表講得怎麼樣？

爸：（搖搖頭）他說那兩個是志工，沒有錢的，每個月還要繳兩百塊，說是保險費。

媽：沒錢拿，還要繳錢喔？

爸：就志工啊。

媽：（拿起碗筷，繼續吃飯）要不然……要不然今年不要買蘭花，蘭花買來擺著而
已，擺沒兩個月，盆子賣回去只有一兩百，陽臺都已經堆到幾十棵了捏。

爸：不買蘭花哪裡像過年？不行，蘭花要買。

媽：要不然給弟弟的紅包……他都已經這麼大了……。

（爸媽看了一下客廳，沉默。）

媽：（幽幽的說）算了啦，再給也是兩年，等研究所畢業，他就要自己負責了啦。

爸：嗯。

弟：（喊）媽你問了沒啊？

媽：（喊）不是啦，同名同姓而已。

弟：喔！

（沉默。）

媽：要不然……要不然……。

（爸突然放下碗，抓住自己的胸口，一副痛苦貌。）

媽：怎麼樣？

爸：逆流。

（媽放下碗筷，起身，舉起茶壺與杯子倒水、將水遞給爸，爸從口袋中拿出幾粒藥丸
吞下。）

（媽搖搖水壺、起身到水箱邊看。）

媽：沒水了捏。（喊）弟弟啊！弟弟！

弟：幹嘛？

媽：來，去幫媽媽買水。

（沉默。）

媽：弟弟啊！

弟：喔！（起身走到廚房）

媽：（掏錢）來，這個二十塊給你，你去加水站裝一下，騎車去。

弟：喝水龍頭的水就好啦，幹嘛要另外去買山泉水？

媽：你爸就說水龍頭的水煮起來有味道，他喝不下去嘛。

弟：哪有差？之前新聞不是都說，那種山泉水裝水站的水都是抽地下水的，根本就更髒。

媽：我們去的那家不會啦，那個機器外面有貼認證的。

弟：現在哪裡有什麼認證可以相信？都騙人的。（喃喃）浪費錢。（拿著水箱下）

媽：有比較好嗎？

（爸點頭。）

媽：吃東西不要那麼急，油的少吃。

（沉默。媽拿起碗筷吃飯。）

媽：不然……不然我去 seven 打工？

爸：不要，鄰居都認識，被看到不好，

媽：有什麼關係？我靠自己的力氣賺錢捏，又沒有做壞事。

爸：不好啦！

媽：家裡錢就是不夠啊！

爸：（略兇）我就跟你說錢不夠的事情我來想辦法，其他的你少唸一點好不好？女人家意見那麼多是要做什麼啦！

（弟上、撞見兩人衝突。沉默。）

弟：忘了拿安全帽。（拿安全帽）

爸：（從口袋掏出一百塊）你順便幫我買一包藍色七星，剩下的給你。

弟：（接過錢，放入口袋）嗯。

（弟下。）

爸：我們像他這個時候，都已經工作好幾年，還要養弟弟妹妹。

媽：時代又不一樣，現在出去都起碼研究所起跳，你不能這樣比。

爸：他研究所出來還要當兵，當完兵都二十五了。我們生他的時候也才二十二、三歲。

媽：不一樣啦。

爸：（兇）有什麼不一樣？現在年輕人就是這樣，都多大了，還賴在學校裡不出來工作，伸手跟爸媽拿錢！

媽：你一定要講那麼難聽嗎？兒子也是你生的，你都沒有責任嗎？整天罵，還不如好好想想他接下來要幹嘛？（喃喃）說不過人家就只會大聲，奇怪捏！

(沉默，兩人嘔氣一陣。)

媽：不然叫他去考公務人員，過完年就開始補習。聽說只要繳五萬就可以上那個什麼保證班，補到考上為止。不過說回來，如果弟弟半年就考上，那不是很虧？人家五萬上一年課，我們花那麼多、才上幾個月？

爸：你是在講什麼啦？

媽：(笑)就真的吃虧啊！我們弟弟國小的時候成績比秀瓊那個兒子好不是？他考一年，我們弟弟考半年就好了，不是嗎？

(爸笑，笑完，兩人沉默。爸將碗拿起，遞給媽。)

媽：喝湯？

爸：嗯。

(媽放下碗筷替爸盛湯。)

媽：(邊盛湯邊說，憂心忡忡)弟弟去讀那個社會研究所，平常也不回來，寒暑假一回來就關在房間裡，問他到底在研究什麼也不講。論文有沒有在寫都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都沒有規劃。他從小就這樣，做什麼事都不讓我們知道，什麼都不講，他到底有沒有朋友啊？也沒看過他邀誰來家裡玩，也沒有交女朋友，也不知道要哪時候結婚？(遞湯給爸)

(沉默。爸喝湯、媽坐下吃飯。)

媽：想一想，也還早啦，現在年輕人，薪水低、房子又那麼貴，要結婚也要先有錢。很多人都晚婚啦，像我二姊那個兒子，不是也到三十六才娶？

爸：那個喔，生第一胎都三十八了，高齡產婦。

媽：噯，你有沒有看到新聞，好像前幾個月的，說高齡產婦都要做羊膜穿刺，結果，有個人做一做，感染細菌死掉捏。

爸：有，我記得。

媽：好可憐。

(沉默。)

(弟上，艱難的把水箱放下，站到餐桌旁。)

弟：(掏出一百塊給爸)seven 說藍色七星賣完了，錢還你。

爸：那錢你先拿著，明天幫我買。

弟：(將錢收入口袋)喔。

(沉默。)

弟：我可以去打工。

爸：什麼？

弟：我可以去 seven 打工，現在時薪都有一百一，做一個下午就有快五百。

媽：不要吧，你還在念書，放假回來就好好休息，不要想那些，趕快把論文寫完、趕快畢業。

弟：還好啦，去那裡也只是幫人家結帳、搬東西，反正我每天在家裡也都沒有事做，等開學再辭掉就好了。

爸：嗯，去打工也好，人生經驗，錢其次，就是學個經驗，知道人家大企業是怎麼經營的。

媽：我看不要，都已經讀到研究所了捏，去做那種時薪的工作不太好。我看這樣，有那種吃到飽的公務人員補習班，要不然我們幫你繳錢，你開始去補習。

弟：為什麼？我才不要，我不想當公務人員。而且那個補習費那麼貴。

媽：貴不是問題啦，要不然你畢業了也是要工作啊、結婚也要花錢，生小孩也要花錢啊。不然你畢業以後要做什麼？

弟：我不想考公務人員，我想念博士。

爸：念博士？念什麼博士？

弟：我們系上的博士啊。不念博士的話，要先當兵耶。

（沉默。爸把碗中剩下的湯一飲而盡。）

媽：好啦，你去打工也好。

（沉默。）

弟：那我去問。（轉身）

媽：出去穿多一點啊！加個外套！

弟：（喊）不用啦。

（弟下。）

媽：（喃喃）穿那麼少。

（沉默。）

爸：喔對！二妹說去日本玩，帶個蛋糕回來送給我們吃，放在我的包包裡，你去幫我拿來。

（媽放下碗筷，起身走到客廳，從公事包裡拿出一盒包裝精良的日本蛋糕，回到廚房。）

爸：說吃不完要冰。

媽：喔！那麼好喔，去日本玩。好漂亮捏，應該很貴喔。

爸：我沒問，應該很貴。

媽：她也好命，小時候給你們這些哥哥姐姐養，沒吃到苦，結婚以後不生小孩，現在每年都出國玩。你以前對她這麼好，幫她繳學費和住宿費，她現在出國都不會跟我們邀一下。

爸：人家邀我們我們有錢去嗎？講這些，啊都送我們蛋糕了。

媽：你這樣講？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她來住我們這裡一兩年，白吃白喝那麼久，現在就一盒蛋糕。

爸：你真的無聊。自己的小妹，幫一下忙是會怎樣？

（沉默。媽放下碗筷，拿起蛋糕盒。）

媽：這個要怎麼開？我看一下喔，應該是從這裡……。（停住）等弟弟回來，我們一起開來吃。（放下蛋糕盒）

（媽站起，開始收拾桌上東西。）

媽：我不要吃好了，留給弟弟。老了，代謝慢，最近又胖了。

爸：胖有什麼關係？又不是要去討客兄。

媽：（怒）嘖！（起身燒開水）

爸：來喝一點啤酒好了，冰箱還有嗎？

媽：那麼冷還喝啤酒？你剛剛才在胃食道逆流，現在又要喝！而且你那個膽固醇和血壓都已經那麼高，你如果中風是苦到我你知不知道？要幫你擦背、清大小便，到時候喔，我乾脆把你用枕頭悶死好啦。

爸：好、好！不要一直唸，整天唸不完。

媽：我又沒有亂講，你也不看看你那個肚子，多大，自己也不知道注意一點！還喝酒？你腰子已經不好了，尿個尿臭得要命、都是泡，還吃！

爸：兩口而已，不會怎麼樣啦！

媽：你喔！（到冰箱拿出一罐台啤、打開、倒到玻璃杯中、遞給爸。）

（沉默。爸接過喝下，刻意吞得大聲，吞完後冷冷看媽一眼。）

（開水滾，茶壺笛聲大作，媽將瓦斯爐關掉，茶壺笛聲停止。媽整理桌面、洗碗。）

媽：（幽幽的說）弟弟如果真的要念博士，畢業都要三十歲了，還有好幾年，你自己的身體，自己要注意。

（爸突然覺得有點慚愧，放下杯子。）

（弟上，進廚房。）

弟：他們說現在只缺大夜班的。

媽：大夜班的？那是幾點到幾點？

弟：晚上十一點到早上七點。

媽：那不好。

弟：現在放假沒關係吧？我就白天睡覺就好了，而且他們說晚上客人很少，過十二點又有很多即期品可以吃，很輕鬆，晚餐也省了，不用擔心。

爸：他們找不到人做，當然都跟你說好的，你知不知道搶劫都在大夜班？

媽：對啦，你如果遇到搶劫怎麼辦？而且即期品吃了對身體不好，不要去啦。

弟：應該不會吧，我們這種鄉下地方！而且我這麼高，人家一看到就怕了。

爸：不准！你有時間就去補習，準備考公務人員，不要想那些有的沒有的！

弟：我不要考公務人員！

爸：我不管你，反正你就趕快先把論文寫一寫，寫完就去當兵，當完兵就去考試，要不然你讀社會所出來能幹嘛？我看你們那個教授也很有問題，不好好教書，整天在街上抗議、三天兩頭上政論節目，自己跟我們年紀差不多，還一直罵我們這一代，說什麼我們是既得利益者，講那些話，亂七八糟。

弟：教授又沒有講錯，你們一天到晚說年輕人是草莓族，也不想想看自己是什麼樣子？我們到底做錯什麼？平白無故就被你們罵，莫名其妙！

爸：說你們是草莓族有錯嗎？你看看你，已經幾歲了？每天這樣晃來晃去，叫你準備一下未來出路，你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工作有多辛苦？我每天被業績追著跑，要看上司臉色還要看客人臉色，你以為我為了誰啊？為我自己啊？

媽：唉喔，你沒事講這個幹嘛？弟弟都說要去打工了……。

弟：（搶）對啦！都我們不對啦！你們賺錢的就最了不起啦！你們說的什麼都對啦！好嘛！要不然我現在就搬出去，以後我靠我自己可以了吧！

媽：欸你這樣對你爸講話，你爸有高血壓你是不知道嗎？你要氣他氣到中風才甘願是不是？

爸：兩三句又扯到我中風，你真正是……。

媽：（兇）你們一個身體不好還整天喝酒、一個不會想，我念兩句就不高興擺臉色給我看，都一樣啦！你們只顧自己，有顧過我嗎？

爸：我教訓弟弟，女人家插什麼話？弟弟這麼沒用，都給你寵出來的啦！

（弟用力拍一下桌子，衝回房間、開燈、開始將衣櫃裡的衣物往行李箱塞，弄得砰砰響。）

（爸、媽聽到弟房間傳來的聲音，相視一望，媽前往探查，爸一副不在乎貌。）

媽：你幹什麼。

弟：我說了啊，我要搬走。

媽：搬到哪裡去？

弟：隨便啦！你還擔心啊？我走不是最好？我走你們就好啦！就自由啦！

（沉默。）

（弟將衣褲塞進行李箱後，開始珍惜的把床頭櫃上整排的模型一個一個放進行李箱，動作也因此變慢很多。當弟好不容易將所有模型放進行李箱後，卻發現扣不上行李箱蓋，又小心的把模型拿出來，抽出幾件衣服、重新扣上行李箱，再扣不上，開始喃喃自語「要不然這一件不要帶好了……。」並重複抽出衣褲、拿回與放置模型的動作。）

（媽實在看不下去，上前幫忙。）

媽：你東西不能這樣放，衣服要摺好，（拿起丟在床上的衣物，將衣物折成方形）這樣行李箱空間才夠，都已經住外面住那麼久了，東西也不會收。

（媽將模型拿出。）

媽：模型的空隙要塞小件的衣服，這樣才不會斷掉。

（爸走到弟房間，父子倆楞在一旁看著媽人收拾弟的行李，有點不知所措。）

（媽收拾半晌，終於將所有東西都塞進行李箱。）

媽：（對弟，指著行李箱一側）來，你先把這邊壓著，用力壓，我來把拉鍊拉起來。

弟：不行，這樣壓那個鋼彈的手會斷掉。

媽：不會啦，我在縫隙裡面有塞襪子和內褲，撐得住。

弟：我那些模型很貴，都是花好幾個月才組起來的，不要這樣冒險。

媽：好！要不然你來用，看怎麼樣最好，能把拉鍊拉起來。

弟：你走開，我看看。（將行李拉上）你看，這樣不就拉上了？

（沉默。）

弟：那……我……我要搬走……。

爸：你連離家出走行李都要你媽來收行李，這樣還要搬走？你今天晚上住哪裡？住到阿嬤家住？要不要我先打電話跟阿嬤講一聲？

（弟怒氣爆發，發狂般的將桌上的電腦、文具、書本全掃到地上。）

媽：你幹什麼？幹什麼？

（媽想上前阻止，卻被爸拉住。）

爸：就讓他丟啊，我倒是想看看他能怎樣。

弟：你們兩個出去！出去！都出去啦！（推爸媽）

（爸媽被猛推出弟的房間，弟摔上房門，繼續摔東西。）

爸：你有辦法就走，最好不要回來，這樣我們還省掉很多麻煩，不過我看你啊，沒那個膽！

（弟將電腦用力砸向房門，門後爸媽嚇到，往後一退。）

（沉默。）

（房間內，弟將頭埋在懷中，坐在地上，縮在門後哭泣。）

媽：都你啦！還講？

爸：又是我？你看他那什麼態度？還推我們，不肖子耶！

媽：好了啦！走啦！

（媽將爸半推半拉的拖近廚房，兩人在餐桌邊兩相視對坐，無言以對。媽起身，繼續整理晚餐後的殘羹與髒碗盤。弟在房間裡持續哭泣，忽然心中一橫，將房門上鎖，從衣櫃裡拿起一條皮帶、圈出環狀、一邊套上自己的頸部，另一頭纏繞在門把上，卻怎麼卻都無法將皮帶另一頭固定在門把上，便甩開皮帶、放棄自殺，繼續哭泣與顫抖。）

媽：現在幾點了？啊！九點多了，韓劇做了，我要去看。（放下手邊工作，走到客廳坐下，打開電視後拚命轉臺。爸跟著起身，將廚房的燈關暗，走到客廳，在媽身旁坐下。）

媽：遙控器的數字按鍵都壞掉，每次都要這樣一臺一臺轉，麻煩得要命，你會不會修啊？

爸：（欲接過遙控器查看）我看看。

媽：（縮手）等一下啦！等我轉到，我看喔，龍華戲劇臺，好了，啊！昨天預告那個媳婦跟婆婆的對罵快要罵完，我錯過了啦！只能等到明天中午看重播。（放下遙控器）

（電視機傳來韓劇婆媳對罵的聲音，韓劇中的角色講話都情緒飽滿、義正辭嚴。）

爸：這是在做什麼？

媽：就是啊，剛剛那個老的是婆婆，年輕的是媳婦，媳婦就是女主角啦，婆婆和媳婦兩個不合。

爸：為什麼不合？

媽：啊婆媳本來就會不合啊！

爸：不合總有原因吧！你跟我媽不是很好？

媽：反正就不合啦！你那麼想知道不會打電話去問編劇喔？煩死了。結果那個兒子，就是媳婦的老公，現在這個男的（指），他就是老公，他很沒用，只會幫媽媽講話，一直叫媳婦忍耐，完全不管她，很可憐。

爸：兒子媳婦孝順爸媽有什麼好可憐的？

媽：你不懂啦！

（沉默。電視轉了一個場景，傳來一個人哭訴、另一人安慰的聲音。）

爸：這個年輕人是誰？

媽：這個是那個媳婦上班公司的同事，他從一開始就暗戀那個媳婦，最近知道媳婦婚姻不幸福，開始關心她。

爸：搞婚外情喔？什麼跟什麼？教壞囡仔大小！白痴。

媽：才不是，那個老公也是壞人，以前調查到那個媳婦家裡有一大片土地，很值錢，所以甩掉自己原本的女朋友，把她追回去。

爸：什麼……韓劇都這樣？誰會看啊？

媽：你真的很吵捏！不想看就不要在這裡，你去國小走操場啦！去動一動，快點！不然你去看你的小說啊！你這個時候不是都在看什麼三國演義？

（沉默。）

（電視中傳來激烈爭吵聲。）

爸：那這個男的是誰？幹嘛跟男主角吵架？

媽：他是那個媳婦的哥哥，也是那個老公的研究所同學，以前他們兩個男生常常一起去釣魚，所以那個老公才會知道土地的事情，才追……。

爸：（搶）才追他妹妹，娶回去當老婆就對了。

媽：對！

爸：他們講那個商場要開發是什麼意思？

媽：噓！我要看這裡，等一下……。

（電視傳來大吵、摔東西聲音。）

爸：所……所以哩？

媽：就那個土地……政府要開發商場怎麼樣的，那個哥哥好像發現當初他娶自己的妹妹真正的原因，很生氣。

爸：去！這有什麼好看的？沒營養，浪費時間！

媽：你真的很煩，吵死了，去運動啦！

（爸住嘴。電視機裡又傳來浪漫音樂。）

爸：這個年輕的妹妹怎麼會跟那個媳婦的哥哥抱在一起？

媽：她喔，她可憐啦，從小爸媽都死掉了，給外婆帶大的，現在幫建商工作，專門色誘田僑仔，騙他們便宜賣土地。不過，這次她好像有點不小心愛上那個媳婦的哥哥。

（沉默。電視傳來年輕女生與一位陰險中年男子以韓語爭吵、配上陰森配樂的聲音。）

媽：你看，那個女生在跟建商老闆吵架，她開始不想要騙那個哥哥的土地了。

爸：嗯。

（沉默。）

爸：這是第幾集？

媽：上上禮拜三開始播，這應該是第……第九或第十集了，不確定。

爸：都這時候做喔？

媽：一到五晚上九點，中午重播。

爸：這齣叫什麼？

媽：《粉紅紫羅蘭復仇記》。

（沉默。爸媽看韓劇看得興致勃勃。電視持續傳來韓劇聲響。）

（房間裡，弟緩緩站起，環顧凌亂不堪的四周，嘆一口氣，呆立片刻。弟想了想，把倒在門邊的行李打開，逐一仔細檢查自己的模型，確認所有模型完整無缺，又一一將模型放上床頭櫃，仔細的擺好。接著，弟走向倒下的電腦，將電腦和主機立好，一一接上線材與電源，坐在電腦前，按下開機鍵。待開機完成，弟開始操作電腦，電腦中傳出日本色情片的呻吟聲，弟看得血脈噴張，脫下褲子，一手撫著鍵盤，一手開始手淫。）

（廣告時間，媽站起。電視機傳來「投資基金有賺有賠……投資前請詳閱公開說明書」聲響。）

媽：都忘了，你剛剛那個蛋糕，說要等弟弟回來吃的。

爸：喔對喔，可是……現在喔？

媽：（喊）弟弟啊！弟弟！

（弟正在自瀆，聽到媽的聲音，嚇了一跳，連忙將褲子穿起、影片暫停。）

弟：（喊）幹……幹嘛。

媽：你要不要吃蛋糕？

弟：什麼蛋糕？

媽：你小姑姑從日本回來，說帶蛋糕要來給我們吃，你要不要去？

弟：喔……日本蛋糕喔？（喃喃）日本蛋糕……（喊）好啊，那我去吃。

（弟站起，將衣褲稍微整理一下，打開房門，走向客廳。）

弟：蛋糕在哪裡？

媽：在廚房桌上，你去拿過來，我們一起吃。

弟：喔。

（弟走進廚房，將廚房的燈打開，廚房桌上有兩隻蟑螂正爬在媽尚未收拾完的冷菜上，包裝精緻的蛋糕禮盒放在一旁，把桌上髒亂的一切襯托得更加骯髒噁心。弟大叫「蟑螂、蟑螂、蟑螂啦！」，飛也似的逃回房間，摔上門，把模型胡亂塞進行李箱，隨便抓兩件衣服放進行李箱，將行李箱扣上。）

（爸媽被弟的叫聲嚇一跳，媽趕緊拿起脫鞋，奔到廚房，把兩隻蟑螂打死，並用衛生紙把蟑螂包起來，丟到垃圾桶，並把桌上稍微收拾後，走到弟房門外，敲門三下。）

媽：（溫柔的喊）弟弟，好了啦，蟑螂打死了，你可以出來了。

（弟搬著行李箱走出房門。）

媽：蟑螂死了，好了……你怎麼啦？

弟：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離開這裡！我要離開這個家！這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以後再也不會回來了！烘碗機一萬多塊而已你們也不買，廚房髒得要命，到處都是蟑螂！你們根本不懂我！我講什麼你們都不聽，我剛剛在裡面快要死掉了你們知不知道？差一點就死掉了你們知不知道？你們都這樣啦！我受不了了！我討厭你們！討厭你們！我就算死在外面，也不會再回來了啦！

媽：欸……

（弟不理，衝下。）

（電視響起廣告結束、韓劇播放的聲音。爸東看看、西看看，考慮一下，坐下來看電視。）

媽：（一邊盯著電視，一邊拍爸的肩膀）你還看？趕快去追啦！

爸：等一下就回來了，又不是頭一次，緊張什麼？

媽：去追啦！當運動，你肚子這麼大！去啦！

爸：你看，那個老公要跟媳婦的年輕男同事打起來了。

媽：真的耶……。（坐下）

（電視傳來激烈鬥毆聲，爸媽看得入迷。）

（拍門聲響起。）

爸：等一下喔！（對媽）你去開門。

（拍門聲急促。）

媽：誰啦！（仍不起身）

弟：（聲音）爸……媽……舅媽來了啦。

（沉默。）

弟：（聲音）舅媽來了！

舅媽：（聲音）大姊、姊夫，我阿霞啦！

爸：你弟妹沒事幹嘛來？

媽：我哪知道？啊！那個老公送醫了！那麼嚴重喔？

舅媽：（聲音）大姊！在嗎？姊夫？

媽：（起身、卻仍盯著電視）來了啦、來了……。

（廣告聲響起。媽起身開門。舅媽與弟上、舅媽手上拿著一個保溫鍋。）

舅媽：喔！我有煮這個鹿茸雞酒，這個喔，現在這樣冬天喝最好，來啦，你們也來喝一點。來剛好遇到弟弟，說拿行李要去哪裡？啊要去新竹玩喔？這麼好？找女朋友喔？

弟：沒……沒有啦，就去找朋友。

舅媽。喔，我知道啦，還沒定，都是朋友、一起過夜的朋友。喝這個湯喝完再去啦，有訂車票了嗎？

弟：還沒。

舅媽：那好、不急啦，你還在長駒，這個對男生好啦，吃了可以轉大人，我剛剛有送去給二姊和小妹，這一鍋給你們的，還熱，趕快喝。（看電視）喔！你們也有在看這個喔！我也有看一耶！我都看中午重播的啦，晚上喔，阿清要看那個罵民進黨的節目，我都不敢跟他搶電視，（對弟）你舅舅喔，看那個政論節目看到都氣得要命，每天罵，啊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機車行不是也好好的.....。

（廣告結束、韓劇播放聲音。媽與舅媽皆坐下看電視。）

舅媽：今天是做到.....啊老公送醫了喔？為什麼？怎麼會這樣？昨天還好好的啊。

（頓）這個老公喔，雖然說一開始動機不單純，不過也算很照顧那個金秀珠、對她很好啊，而且那麼帥！你看，我們哪裡去找得到那麼帥的老公啊？韓俊賢也沒有必要這樣。

媽：不行啦！老公娶我們哪有說是為了錢的？像我跟你姊夫兩個喔，我們當初.....（轉頭看爸）啊不行啦！那個動機不單純的，我們女人怎麼能接受？

舅媽：不過他那麼帥！

（電視傳來深情的男性告白聲音與配樂聲。）

舅媽：你看，他說，我是真的愛你，他都這樣說了。

媽：那假的啦。

（舅媽不悅、沉默。電視傳來片尾曲聲音。）

舅媽：做完了。

（沉默。空虛感。）

舅媽：對！喝湯！喝湯，這個湯鹿茸湯喔！這種天氣喝最好，很補喔！（打開鍋蓋）喔，你們看，好香對不對？

媽：我去拿碗。（起身快步走入廚房）

弟：我去幫媽。（隨媽走入）

（舅媽與爸沉默。）

媽：（拿碗、碎念）啊是嫌我弟弟不夠帥是不是？當初自己貼上來的，賴在我們家不走，現在東嫌西嫌，嫌人家，自己是有多好？（對弟）你跟進來幹嘛？去客廳陪舅媽聊天啊！去。

弟：不要，我不要喝那個，藥味好重，臭死了。

媽：去啦，啊人家都拿來了，也是好心，你喝兩口，等舅媽走我就拿去倒掉。他喔，都去買那種便宜的肉來煮，不新鮮，難怪你舅舅這幾年身體那麼差。

舅媽：喔.....那個，姐夫啊，你們弟弟很乖喔，還會去幫忙，不像我們家那兩隻，都要用罵的。

爸：還不錯啦，還不錯。

舅媽：快畢業了喔？

爸：快了快了。

舅媽：你這樣好啦，可以退休了。

爸：還沒，他說教授很喜歡他，要他留下來念博士。

舅媽：博士？哇！念博士喔！哇！我們家要出一個博士了喔！哇！姐夫，你們真的，厲害喔！養出一個博士小孩子！哇！

（媽、弟入客廳。）

舅媽：弟弟要念博士喔！哇！我這一世人都還沒遇到過一個博士說，沒想到喔，你們家弟弟。

媽：沒有啦，那個也還沒定下來，碩士要先拿到再講啦。

舅媽：不是說教授很喜歡他，那不是問題，對不對，弟弟？

弟：喔，也.....也是。

舅媽：你們小孩喔，從小就那麼會讀書，大學去台北念，真好，不像我們那兩隻，跟牛一樣，只能跟著老爸做那種黑手的，每天在機車行吸廢氣。

媽：機車行也很好啊！一技之長啊，對不對？

舅媽：還是讀書最好啦，像姊夫這樣，穿西裝做辦公室的，我真的，喔，很羨慕。

爸：我還不是整天在外面跑？都一樣啦，你們這樣穩定也不錯。

舅媽：博士喔.....啊弟弟啊，你到時候博士證書拿來給舅媽看一下，舅媽活到現在，還沒看過博士的證書長什麼樣子。

弟：應該.....應該就是普通的畢業證書而已吧？

舅媽：怎麼可能？博士耶！.....啊拿到博士要做什麼？弟弟這麼會讀書，去考公務員喔，一定考得上！

爸：拿博士怎麼可能只當個公務員？當然是留在大學當教授啊！

舅媽：喔！教授？教室喔！哇！弟弟你要當教授喔！

弟：現在還沒.....沒想那麼遠啦。

舅媽：哪時候結婚？

（沉默。）

舅媽：喔，對喔，我知道啦，還是好朋友。那個，喝湯，坐下來喝，喝湯。

（三人坐下，媽盛湯遞給爸和弟，爸、弟面有難色的接下，喝湯。）

舅媽：大姊你也喝一點，這個對我們女人很好。

媽：我剛剛吃太飽了，晚一點喝。

舅媽：不會，這個湯而已，不會飽。

媽：好.....好啦。（為難的盛湯、喝一小口）還這麼燙捏！燙到，先放一下，放涼再喝。（放碗）

爸、弟：對、太燙、等一下喝。（放碗）

舅媽：今年好像都沒麼過年的氣氛，現在掉個飛機下來，死人那麼多。（頓）這個坐飛機摔下來很可憐，不過喔，要死還是要坐飛機死比較划算。你們看，每次那個空難，隨便賠都馬一兩千萬，如果是出車禍還是怎麼樣，聽說有兩三百就很高了，還要那種有酒駕的，才會判說賠多一點。坐飛機都有錢人，有錢人命比較貴。（頓）我去年母親節喔，我們去泰國，就我們家那兩個出錢，說要給爸爸媽媽去出國玩啦！就我帶榴槤糖果回來給你們那一次。啊那個榴槤糖吃完了嗎？吃完我們那邊還有，買太多，都放著，吃都吃不完。不然我下次再拿兩包來。（頓）我活到四十幾

第一次坐飛機，坐窗戶旁邊，飛機起飛，喔，好緊張耶！你看那個飛機轟隆隆隆隆、轟！起飛起來，越飛越高、越飛越高、越飛越高，喔，飛好高，這麼高，很恐怖耶！降落的時候，飛機越飛越低、越飛越低、低到，好像快要撞到地板這樣，很快喔！啊碰一聲，將落下來。我真的喔，被嚇死了，坐飛機也要有膽子，有錢人比較有膽量，敢去坐飛機。（頓）大姊、姊夫，我跟你們說，出國玩齣，還是要趁年輕可以走得動的時候，我們這次去泰國，去爬那個蘇美島那個什麼山，喔，漂亮是漂亮啦，不過很累喔，累得半死，我就跟我們阿清說，以後有這種行程我都不來，我待在飯店泡那個游泳池和給人家按摩就好，我們住那個飯店，有那個什麼香芬什麼 SPA，這次根本就來不及用，住那個三四個晚上貴得要死，都浪費掉！

（頓）湯應該有比較涼，你們喝。

（爸、媽、弟面面相覷，分別端起碗來喝一點。）

舅媽：（看手錶）喔，我走了喔，阿清要睡覺了，他喔，睡覺一定要我在旁邊，不然說會睡不著，都這個年紀，他還是齣.....（頓，突然害羞）我.....回去、回家，大姊你鍋子不用洗啦，喝完就放著，我明天拿回去再刷。好.....先.....喔，再見，再見蛤。（下）

（沉默。）

弟：我.....我過完年十三號上台北。

爸：嗯。

弟：我進去整理一下房間。（仍站著不動）

媽：廚房有那個蛋糕.....喔對，有蟑螂爬過。（頓）好吧！不然看怎麼樣，買個新的烘碗機好啦。我們找一天來去燦坤還是全國電子看，現在廣告說有那種分期的，每個月分下來也不會很多錢。

（沉默。）

弟：我去.....我去彈鋼琴。（頓、走往鋼琴、坐下、轉頭）爸媽你們要聽什麼？

媽：都、都.....隨便你。

弟：看你們要聽什麼，我彈給你們聽。

媽：喔，這樣喔，那麼好。那.....那《新鴛鴦蝴蝶夢》好啦，黃安那個。

（弟翻譜，開始彈起破破爛爛的《新鴛鴦蝴蝶夢》。彈一陣，爸跟著唱起來，越唱越激昂，媽也加入唱和。）

（燈暗時，歌聲、琴聲仍一遍又一遍的持續著。）

---劇終---